

试论禅宗语言比较研究的价值*

——以词汇研究为例

雷汉卿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提要 文章以禅籍口语词汇为例,从文字讹误、词义解说、新词新义、用词雅俗四个方面简要论述禅籍词汇比较研究的价值,揭示禅宗语言变化的社会、宗教外因和语言学内因,不仅有助于禅宗文献的解读和禅宗文献的整理,而且对禅宗语言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 文字讹误 词义理解 新词新义 词语雅俗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1)05-0551-10

1 引言

禅宗文献以其鲜明的口语化特点受到近代汉语研究者的青睐,又因为大量使用方言俗语词及其独特的言说方式,给研究者带来了理解上的障碍。如果能够借鉴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比较唐宋禅籍之间语言的异同,便可以揭示其语言变化的社会、宗教外因和语言学内因。比较研究可以在唐代禅籍和宋代禅籍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期语录如《五灯会元》和《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和《嘉泰普灯录》之间展开。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文字(包括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正俗字等)、词汇、语法和内容表述等方面的异同甚至讹错,有助于禅宗语言和禅宗文献的整理。本文即从文字讹误、词义解说、新词新义、用词雅俗四个方面简要论述禅籍词汇比较研究的价值。

2 纠正文字讹误

禅籍文本缺乏系统的校勘整理,时有讹错。通过比较除了可以发现禅籍中的大量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外,^[1]还可以甄别形近而导致的文字讹误现象。凡形近而误者根据上下文语境都能一目了然,

[收稿日期] 2011年2月22日 [定稿日期] 2011年7月5日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禅籍词汇研究”(10BYY05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文中凡疏漏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1] 异体字如:舵一柁,鼓一鼓,款一欸,裸一裸,茅一茆,盃一椀一碗,哑一瘖,嘴一觜等;古今字如:样一盘,辨一采,差一瘥,答一荅,席一蓆,嗅一嗅,桌一棹等;通假字如(前一个为本字):辩一辨,粹一晬,燹一焦,白一舊,竦一悚,跳一越等;讹误字如(前一个为正字,后一个误字):崇一崇,牀一狀,徙一徒,打一扛,茅一第,侗一伺,碓一碓,富一當,几一凡,教一敬,斤一斥,理一埋,狸一猓,毳一毯,全一金,置一宜,社一杜,衫一衫,透一透,馱一默,午一牛,宇一字等。

但有一些虽属形近所致,却需要联系其他文本给予证明。

【拔眉-拨眉】《祖堂集》(五代静、筠编,孙昌武、衣川贤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卷一二《龙回和尚》:“师以手拔眉云:‘莫不辜负摩?’”孙昌武等点校本《祖堂集》校记:“拔:疑讹。《景德传灯录》作‘拂’,《五灯会元》作‘拨’。”〔2〕按:“拔眉”当为“拨眉”之误。同上卷一二《禾山和尚》:“问:‘尊者拔眉击目示育王时如何?’师云:‘即今也与摩。’僧云:‘学人如何领会?’师云:‘莫非摩利支山?’”“拨眉”为禅宗身势语,《从容庵录》卷二《地藏亲切》:“良久云:‘忧则共戚,乐则同欢。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大用。且道:宾头卢尊者两手拨眉意旨如何?’师拨眉云:‘猫。’”

因为是身势语,所以又称“拨眉势”,如《景德传灯录》卷一七《钦山文邃禅师》:“一日,师入浴院,见僧蹋水轮。僧见师乃下,不审。师曰:‘幸自碌碌地转,何须却恁么?’僧云:‘不恁么又争得?’师曰:‘若恁么,钦山眼堪作什么也?’僧云:‘作么生是师眼?’师乃以手作拨眉势。”所谓“尊者拨眉击目”就是《从容庵录》所说的“宾头卢尊者两手拨眉”,这是佛经中的著名故事,《杂阿含经》卷三云:

时尊者宾头卢以手举眉毛视王而言:“我见于如来,于世无譬类,身作黄金色,三十二相好。面如净满月,梵音声柔软。伏诸烦恼净,常处于寂灭。”王复问曰:“尊者何处见佛?”尊者曰:“如来将五百阿罗汉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尔时亦复在中。”

梁沙门僧旻、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二四《阿育四分王始终造业》亦有“两手举眉”的说法:“时宾头卢与无数阿罗汉随从围绕,从空中下,坐第一座……宾头卢以两手举眉毛叹阿育曰:‘我数见如来,因叹佛德。’阿育复问:‘何处见佛?’”可见“拨眉”不误。

【措多-措大】《祖堂集》卷一一《齐云和尚》:“因措多入古寺问僧:‘此寺名什摩?’其僧不知名,措多遂作一首诗曰:‘此寺何年造?问僧僧不知。系马枯松下,拂尘读古碑。’”按:“措多”一词费解,同上卷八《疏山和尚》:“师因骑马行次,措大问:‘既是骑马,为什摩不踏蹬?’师云:‘比来骑马歇足,踏蹬何异步行?’”据此疑为“措大”之讹,《五灯会元》卷一六《蒋山法泉禅师》:“诸人若也未见,莫道南明长老措大相,却于宝华王座上念中秋月诗。”《汾阳录》卷上:“问:‘牛头未见四祖,为甚百鸟衔花献师?’云:‘新神更著师婆赛。’‘见后为甚不衔花献?’师云:‘古庙又遭措大题。’”“措大”指读书人,所以可以作诗,又可题写。其致讹原因恐与方音有关。如“大”在“西安及其附近读作‘堕’音,其余地方读作‘唾’音。”(孙立新2004:51)今陕南镇安县米粮区人仍读“大”音为[tuo⁴]。如把大哥叫[tuo⁴]哥,“大的”叫[tuo⁴]的,如:吃苹果我要吃多的,不吃碎(小)的。〔3〕福建莆田方言表动词“成长”义的“大”读作[duo²¹] (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234)。

另外,通过比较还可发现禅宗文献的夺字、衍文现象。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因误夺而误补例》:“凡有夺字则当校补。”禅籍在抄录刊行时有文字脱漏现象。如《明觉录》卷一:“进云:‘还许学人领会也无?’师云:‘有头无汉。’”同上卷三:“两个有头无尾汉,眉毛未曾眨上,说什么此事蹉过。”禅宗把修行有始无终者叫“有头无尾汉”。《明觉录》卷三:“宗师眼目须至恁么,如今翅孽海直取龙吞。”“金”误作“今”,“鸟”误作“孽”很可能是音近所致。“海”字前夺动词“入”。《圆悟录》卷一三:“如金翅鸟入海直取龙吞,如诸菩萨入生死海中捞拯众生。”卷一六:“如金翅鸟孽海直取龙吞。”《从容庵录》三二则《仰山心境》:“梵语迦楼罗,此云妙翅鸟。搏(搏)风辟海,直取龙吞。”

〔2〕 本文所引《景德传灯录》、《从容庵录》、《明觉录》、《汾阳录》等禅宗灯录凡未经重新整理出版者均采用《大正藏》本,不再一一注明版本。

〔3〕 方言例句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王宝红副教授提供,谨此致谢!

又如《密庵录》：“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打。”“明头”、“暗头”即明处、暗处。后一“暗”字后夺“头”字。《五灯会元》卷四《镇州普化和尚》：“暨盘山顺世，乃于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冢间，振一铎曰：‘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八面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卷一二《大愚守芝禅师》：“示众，擎起香合云：‘明头合，暗头合。道得天下横行，若道不得且合却。’”《汾阳录》卷下：“磊磊落落真英杰，鞞鞞鞞除妖孽。”按：“鞞鞞鞞”当为“鞞鞞鞞”，是象声词“鞞鞞”的重叠，形容声音洪大。“鞞”又写作“轰”、“鞞”，《宏智广录》卷四：“哆哆和和也，问若剪答如裁。轰轰鞞鞞也，喝如雷棒如雨。”又作“鞞鞞鞞”，《汾阳录》卷上：“风尘草动，雷电霹雳，鞞鞞鞞。自己相度看，还得回光返照力也未？”可见这是有“夺”有“衍”。

3 明确词义解说

禅籍蕴含有丰富的同义词，不同语录在记录同一事物、同一现象时，分别使用了意义相近的同义词，这些同义词有的是单音词对单音词，有的是单音词对复音词，有的是复音词对复音词，有些甚至是复音词对一个短语，在相同语境下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替换，〔4〕这给我们解读词义提供了方便。

【赃贿—赃诬】《祖堂集》卷四《天皇和尚》：“进曰：‘如何得玄旨？’石头曰：‘你解撮风不？’师曰：‘若与摩则不从今日去也。’石头曰：‘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师曰：‘某甲不是那边人。’石头曰：‘我早个知汝来处。’师曰：‘和尚亦不得赃贿于人。’石头曰：‘汝身现在。’”按：“赃贿”义为贪赃纳贿。又作名词，指赃物。〔5〕但“贪赃纳贿”与《祖堂集》文意不符。《五灯会元》卷七《天皇道悟禅师》：“头曰：‘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曰：‘道悟不是那边人。’头曰：‘我早知汝来处也。’曰：‘师何以赃诬于人？’头曰：‘汝身见在。’”《从容庵录》二二《岩头拜喝》亦有洞山“赃诬岩头”之语。“赃贿”与“赃诬”同义。“赃诬”义为栽赃诬陷。《辨伪录》卷五：“造讹捏（捏造）伪，盗窃释经言句，图谋贝叶题名。谤毁如来，赃诬先圣，丑辞恶语何可言哉！”元关汉卿《望江亭》第一折：“你倒将这言语赃诬我，我至死也不顺随你！”〔6〕

【粉碎—百杂碎】《祖堂集》卷六《石霜和尚》：“三世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载不起。三乘教外别传，十方老僧口，到这里百杂碎。”《唐五代语言词典》：“百杂：指万物或一切事理。”《宋语言词典》：“百杂碎：粉碎。也作‘百碎’。”按：“百杂碎”当为一个词，意思是完全粉碎、彻底粉碎。“百杂碎”一词禅籍习见，如：

(1) 槌击妙喜世界百杂碎底人，为甚么处处解持钵？（《明觉录》卷二）

(2) 师云：“一槌击作百杂碎。”（《虚堂录》卷九）

(3) 忿怒那咤把须弥一擘百杂碎。（《圆悟录》卷八）

(4) 蓦然结个团圞果，举似时人收得来。于是转作龙眼、荔枝、甘蔗、蒲桃，元属自己家园。普请自家咬嚼，吞也得吐也得；剔团圞也得，百杂碎也得。（《如净录》卷下）

(5) 师云：“适来却圆成，而今百杂碎。”僧云：“要圆成也不难。”（《宏智广录》卷四）

〔4〕单音对单音的如：吃—噎，托—拓，捻—拈，漉—攉，攫—抉，谩—瞒，睡—卧，咄—喝，洗—浴，骂—呵，啸—叫，攫—抉，拽—扶，扣—击，蓦—忽，擎—负，悦—喜，说—语，寂—逝，煎—烧；单音对复音的如：应—应诺，几—几合，举—举似，把—把定，委—委悉，触—触忤，领—领取，问—问讯，亲—亲近，避—鞞避，挫—抑挫，诵—读诵，寂—宴寂，终—顺寂；复音对复音的如：反仄—反侧，吊丧—吊慰，举白—举似，谩语—妄语，叹慕—钦慕，简择—拣择，掣肘—掣手，辞迹—辞免，当荷—承当，护持—保护，沉吟—良久，整顿—整理；复音词对短语（成语）的如：懵然—懵然不知，馊饭—残羹馊饭，语话—东语西话。

〔5〕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唐张文成《朝野僉载》卷三：“俊臣聚结不逞，诬逼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

〔6〕近代还有“脏污”，《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五：“我好耽耽坐在这里，却与谁有约来？把这等话脏污我！”

(6) 僧便喝云：“金峰一句子，今日百杂碎。”（《联灯会要》卷二五《金峰从志禅师》）

上例(1) —(3) 之“百杂碎”是槌、击、擘(分、剖)的结果。例(4)“剔团圜”(圆貌)与“百杂碎”对言。^[7]例(5)先说“圆成”，后言“百杂碎”。一切破碎即打破了一切可依附的陈规，无所依赖，于是引申出看破、看透义。《宏智广录》卷五：“尔若净尽去，自然具足；放下去，自然见成。若于一切处百杂碎，大大小小，方方圆圆。见处立色不得，全色是见；闻处立声不得，全声是闻。”“一切处百杂碎”就是看破一切即顿悟。《五灯会元》卷九《汾山灵祐禅师》：“沙曰：‘大小汾山被那僧一问，直得百杂碎。’”“直得百杂碎”即使得过去一切漏见冰消瓦解。例(6)之“今日百杂碎”在《五灯会元》卷一三《金峰从志禅师》正作“今日粉碎”，亦可互证。禅籍有“琉璃落地——百杂碎”的歇后语（雷音 1991: 43）。

【驴胄—驴胃—驴纣】禅宗有一则“斗劣不斗胜”的著名公案。各家语录所记文字略有出入。《祖堂集》卷一八《赵州和尚》：“师有一日向七岁儿子云：‘老僧尽日来心造，与你相共论义。你若输，则买餠饼与老僧；老僧若输，则老僧买餠饼与你。’儿子云：‘请师立义。’师云：‘以劣为宗，不得争胜。老僧是一头驴。’儿子云：‘某甲是驴粪。’师云：‘是你与我买餠饼。’儿子云：‘不得和尚，和尚须与某甲买餠饼始得。’”之后的语录中此段文字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

(7) 举赵州一日与文远侍者论义，斗劣不斗胜，胜者输餠饼。远云：“请和尚立义。”州云：“我是一头驴。”远云：“某是驴胄。”州云：“我是驴粪。”远云：“某是粪中虫。”州云：“汝在彼中作甚么？”远云：“某在彼中过夏。”州云：“把将餠饼来。”（《大慧录》卷六）

(8) 师与小师文远论义，不得占胜，占胜者输餠饼。师云：“我是一头驴。”远云：“我是驴胄。”师云：“我是驴粪。”远云：“我是粪中虫。”师云：“你在彼中作么？”远云：“我在彼中过夏。”师云：“把将餠饼来。”（《古尊宿语录·赵州(从谏)真际禅师语录之余》）

(9) 举赵州与远侍者斗劣不斗胜。州云：“我似一头驴。”者云：“我似驴胃。”州云：“我似驴粪。”者云：“我似粪中虫。”州云：“尔在里许作什么？”者云：“过夏。”州云：“把将饼子来。”（《宏智广录》卷三）

(10) 师与小师文远论义，不得占胜，占胜者输餠饼。师云：“我是一头驴。”远云：“我是驴纣。”师云：“我是驴粪。”远云：“我是粪中虫。”师云：“你在彼中作么？”远云：“我在彼中过夏。”师云：“把将餠饼来。”（《赵州录》卷下）

例(10)中的“餠饼”，《五灯会元》卷四《赵州从谏禅师》作“果子”，泛指糖食糕点。“驴胄”、“驴胃”、“驴纣”三种说法中，有学者认为“胄”是“胃”字之讹，“纣”乃“肘”之讹（张子开 2001: 120）。但是《大正藏》于《大慧录》“驴胄”下出校记云“胄=纣”。《卍新纂续藏经》本《五灯会元》卷四《赵州从谏禅师》及《大正藏》本《五灯严统》卷四《赵州从谏禅师》皆作“胄”。

我认为“纣”字不误，而且“胄”是“纣”的同音替代字。“纣”指的是“纣棍”。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驴后络以横木，俗名纣棍。”（翟灏 1958: 883）明清白话小说中叫“扭棍”，《金瓶梅词话》五八回：“少打他两下儿罢，惹的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古代叫“辘”[qi]，《说文·糸部》：“纣，马辘也。”《方言》卷九：“车纣，自关而东，周、洛、韩、汝、颖而东谓之？，或谓之曲纣，或谓之曲纣；自关而西谓之纣。”《周礼·考工记·辘人》：“必辘其后”郑玄注：“辘者，辘络之类，一曰马纣。”《说文·糸部》：“辘，马纣也。”《玉篇·糸部》：“辘，牛马辘也。”今方言叫“后辘”（青海乐都）。“驴纣”属于“劣语”，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骂胄诗对》：“魏处士隐居陕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为恶诗……”

[7] 剔团圜：即剔团圆。《西厢记》三折：“剔团圜明月如悬镜。”王季思校注：“剔字仅助语势。以‘团圜’为剔团圜，犹以‘竖’为剔竖，‘透’为剔透，‘浑沦’为剔浑沦也。”

一日,忽有数客访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联,似极难对,能对当输一饭。’会众请其句,云:‘笼床不是笼床,蚊厨乃是笼床。’方窃自称奇,而魏即应声曰:‘我有对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驴纒乃是孔目。’一座称快。”这里将从唐代以来掌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的官吏“孔目”比作“驴纒”,是用劣语进行讽刺。使用“劣语”也恰恰符合禅宗呵佛骂祖的言说风格,《大慧录》卷一六:“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佛之一字尚不喜闻。达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脓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

4 识别新词新义

毫不夸张地说,禅籍是唐宋俗语词的宝库,忠实记录了大量新兴俗语词,其中有不少俗语词始见于禅籍。从词义变迁的角度来说,有不少旧词产生了新义。比较法是识别新词新义的有效方法。

【吃沉】《祖堂集》卷五《云岩和尚》:“师临迁化时,洞山问:‘和尚百年后,有人问还邈得师真也无,向他作摩生道?’师云:‘但向他道,只这个汉是。’洞山吃沉底,师云:‘此一著子,^[8]莽凶吞不过,千生万劫休。阇梨瞥起,草深一丈,况乃有言。’师见洞山沉吟底,欲得说破衷情。洞山云:‘启师:不用说破,但不失人身,为此事相著。’”对于上文的“吃沉”,或以为是“沉吟”之误倒(王瑛、袁津琥 1996)。冯春田以为“此条在无确证可征的情况下,仍按原词字面意义理解”,“沉吟”即“迟疑”或“犹豫”义(王瑛、袁津琥 1996)。同时引用其他语言环境中相同的文句加以对比,例如:

(11)又问云岩:“和尚百年后,忽有人问‘还貌(邈)得师真不?’如何祇对?”云岩曰:“但向伊道即遮个是。”师良久。云岩曰:“承当遮个事大须审细。”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景德传灯录》卷一五《筠州洞山良价禅师》)

(12)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如何祇对?”岩良久,曰:“祇这是。”师沉吟,岩曰:“价阇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五灯会元》卷一三《洞山良价禅师》)

(13)临行又问曰:“和尚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如何祇对?”晟良久,曰:“只这是。”价乃沉吟。晟曰:“价阇黎承当这个事,大须审细。”价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佛祖纲目》卷三二《昙晟禅师传法良价》)

同样都是记述洞山良价禅师,《祖堂集》的描写是“吃沉底”,《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中先说“良久”后说“涉疑”。《佛祖纲目》则仍用“沉吟”。“良久”即沉默一会儿(见下文)。“涉疑”即迟疑。《说文·口部》:“吃,言蹇难也。”《汉书·周昌传》:“昌为人吃”颜师古注:“吃,言之难也。”《资治通鉴·陈纪一》:“太子由是气悸语吃”胡三省注:“言蹇也。”“言蹇”、“言难”即言辞迟疑,即“吃沉”。可见“沉吟”、“吃沉”为同义词。“吃沉”当是唐五代俗语,不必多疑。

【巾瓶】《祖堂集》卷一一《保福和尚》:“暂游吴楚,寻复巾瓶。弟子之礼才施,接示之言便至。”“巾瓶”在《五灯会元》作“执侍”,如卷七《保福从展禅师》:“年十五,礼雪峰为受业师,游吴楚间,后归执侍。”再比较其他灯录则意义更为显豁,例如:

(14)信于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嘉泰普灯录》卷一《三祖僧璨大士》)

[8] 按:“一著子”原作“著一子”。“一著子”犹一招。指某种手段、招数。《祖堂集》卷三《招庆和尚》:“问:‘灵山一会,迦叶闻闻,未审招庆筵中,谁当视听?’师云:‘汝还闻摩?’僧云:‘与摩则迦叶侧耳,虚得其名。’师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联灯会要》卷一八《竹原庵主宗元》:“师垂语云:‘参禅须是透彻这一著子始得悟了。大法不明者固有之,大法虽明,脚跟下红线子不断者,比比皆是。’”

(15) 年十九, 依姑苏承天永安道升禅师出家, 巾侍十载, 剃度受具。(《五灯会元》卷一六《惠林宗本禅师》)

(16) 越十年, 剃染受具, 又巾侍三载, 请辞游方。(《嘉泰普灯录》卷三《东京慧林圆照宗本禅师》)

(17) 信于言下大悟, 服劳九载。(《五灯会元》卷一《三祖僧璨鉴智禅师》)

“巾侍”、“服劳”同义。“巾侍”即“侍候”、“服侍”, 《佛祖纲目》有“执巾侍盥”一说, “巾侍”很可能是“执巾侍盥”的缩略。此处意为道信受三祖僧璨启发悟道后, 侍候僧璨大士九年。其中“服劳九载”《建中靖国续灯录》作“侍奉九载”, 《天圣广灯录》、《联灯会要》作“服勤九载”。“巾侍”、“服劳”、“侍奉”、“服勤”为一组同义词。而且“服劳”、“侍奉”、“服勤”当为本土语词,^[9]而“巾侍”当是佛教词汇。可知“巾瓶”(执巾瓶)是“巾侍”的另一种说法, 都是禅籍中出现的新词。

新义首先指的是“旧词新义”, 即该词在初唐以前的文献中已经存在, 但该义项只在唐五代以后的文献中才出现, 义项之间有源流关系, 且书证不限于一部文献。其次是指初见于禅籍的新词的意义, 因为它们是词汇新成员, 自然就伴随有新义。在确定一个词的新义时通过比较的方法仍然凑效。

【非次】《联灯会要》卷二六《婺州报恩宝资禅师》:“僧问:‘波腾鼎沸, 起必全真。未审古人意旨如何?’师叱之。僧云:‘恁么则造次也。’”《五灯会元》卷七《报恩宝资禅师》:“问:‘波腾鼎沸, 起必全真, 未审古人意如何?’师乃叱之曰:‘恁么则非次也。’”按:“造次”在此为草率、随意。“非次”与之同义。^[10]如《祖堂集》卷一一《保福和尚》:“有人问:‘学人欲见和尚本来事时如何?’师云:‘退后。’进曰:‘与摩则非次也。’”卷一三《招庆和尚》:“问:‘古佛之机, 已有人置了也。未审师意如何?’师云:‘古佛之机, 已有人置了也。’进曰:‘与摩则造次非宜。’”“非次”、“造次”共现, 其义可见。

【篙头】《嘉泰普灯录》卷二《南康军云居晓舜禅师》:“云居这里, 寒天热水洗脚, 夜间脱袜打睡, 早朝旋打行缠。风吹篙头倒, 唤人夫劈篙缚起。”按:《汉语大词典》“篙头”条引明代文献释为“篙边”,^[11]其实宋代禅籍就有用例, 《五灯会元》卷一二《太子道一禅师》:“师曰:‘三九二十七, 篙头吹鬻栗。’”但上文“风吹篙头倒”若释为“风吹篙边倒”显然不确。此句在《五灯会元》卷一五《云居晓舜禅师》章作“风吹篙倒”, 可见“篙头”即“篙笆”, “头”为词缀。《虚堂录》:“僧问:‘热时寒向甚么处去?’师云:‘尔抓著我痒处。’僧云:‘寒时热向甚么处去?’师云:‘干篙头上觅甚么汁?’”

【良久】“良久”即好一会儿、过一会儿, 《战国策·燕策三》:“左右既前斩荆轲, 秦王目眩良久。”《史记·淮阴侯列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世说新语·文学》:“因吟啸良久, 随而下笔。”《齐民要术·养羊》:“以毡、絮之属, 茹瓶令暖。良久, 以单布盖之。”《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皇帝闻语, 满目泪流, 良久乃言和尚曰:‘朕之小国, 总无供养。’”这个词禅籍中使用频率很高, 但一般都解释为“沉默不语”、“默然”(袁宾 1987: 114, 1992: 282)。例如:

(18) 惠能曰:“汝既为法而来, 可屏息诸缘, 勿生一念, 吾为汝说。”(惠)明良久, 惠能曰:“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么时, 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坛经·自序品》)

(19) 自后侍郎特到山, 复礼乃问:“弟子军州事多, 佛法中省要处, 乞师指示。”师良久, 侍郎罔措。(《祖堂集》卷五《大颠和尚》)

[9] 《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 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 致丧三年。”孔颖达疏:“言服勤者, 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

[10] “非次”本指超迁官职。《后汉书·殇帝纪》:“罢用非次, 选举乖宜。”泛指不按常规、惯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鄙夫请非次改令, 凡三钟引满一遍, 三台酒须尽, 仍不得有滴沥。”

[11] 引例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三九二十七, 篙头吹鬻栗。”

(20) 师乃举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杨岐录》）

(21) 定光大师妙道问云门：“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处指示！”云门良久不答。（《大慧录》卷二四）

(22) 问：“因言辨意时如何？”师曰：“因甚么言？”僧低头良久，师曰：“掣电之机，徒劳伫思。”（《五灯会元》卷七《保福从展禅师》）

(23) 僧问：“达磨面壁，此理如何？”师良久，僧礼拜。（《五灯会元》卷一四《长芦宗赜禅师》）

以上例句中的“良久”若用“沉默”、“默然不语”替换似乎文从字顺，但是通过比较发现禅籍中相同语境下“良久”可以用“顷间”、“少顷”、“据坐”等其他同义词替换。例如：

(24) a. 师上堂，顷间乃失声云：“大是无端。虽然如此，事不得已。于中若有未覩者，更开方便，还会么？”（《景德传灯录》卷二二《福州安国院祥和尚》）

b. 师上堂，良久失声云：“大是无端。虽然如此，事不得已。于中若有未构者，更开方便，还会么？”（《五灯会元》卷八《安国院祥和尚》）

(25) a. 初开堂升座，少顷曰：“大众，向后到处遇道伴，作么生举似？”（《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泉州招庆省澄禅师》）

b. 开堂升座，良久曰：“大众，向后到处遇道伴，作么生举似？”（《五灯会元》卷八《泉州招庆院省澄净修大师》）

(26) a. 代宗皇帝问：“师百年后要个什摩？”师曰：“与老僧造个无缝塔。”帝胡跪曰：“请师塔样。”师良久，帝罔措。（《祖堂集》卷三《慧忠国师》）

b. 公镇潮州，暇日谒大颠。问：“弟子军州事多，省要处乞师一言！”颠据坐。公罔措。（《联灯会要》卷二〇《侍郎文公韩愈》）

“顷间”、“少顷”即一会儿。^[12]再看“良久”在语境中的词语搭配情况，《祖堂集》卷四《药山和尚》：“相公别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这个闲家具。’问：‘己事未明，乞和尚指旨。’师沉吟良久，曰：‘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大慧录》卷一五：“国师曰：‘我问汝有心，心作何体段？’僧迟疑良久，觅心与饥寒体段，了不可得。”以上“沉吟”、“迟疑”修饰“良久”，可以看出“良久”的意思还是“一会儿”，在禅籍中指沉默一会儿或沉默片刻。《碧岩录》卷七【六五】：“这一则公案，话会者不少。有底唤作良久，有底唤作据坐，有底唤作默然不对。且喜没交涉！几曾摸索得著来？此事其实不在言句上，亦不离言句中。若稍有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这里指出了禅门在回答“祖师西来意”时的种种表现形态，“良久”、“据坐”、“默然不对”实为同样的超乎语言之外的回答。

5 鉴别词语雅俗

禅录虽说口语化程度很高，但其内部也不尽一致。早期的禅籍如《祖堂集》被认为是禅宗最早的灯录，日本汉学界将《祖堂集》看作非常重要的禅宗史基本数据（太田辰夫 1987: 383）。据考证，韩国海印寺《祖堂集》刻本并非静、筠二僧所编纂的最初形貌，乃成于北宋初（孙昌武、衣川贤次 2007: 947）。周裕

[12] 《战国策·齐一》：“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荀子·王制》：“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吕氏春秋·重言》：“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

锺(2009: 81- 82)认为:“《祖堂集》是南唐静、筠两个和尚哀辑已有语录而成,那就涉及原始的语录记录者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记下了祖师口头的原话,语言在转化为文字时是否有所走样?静、筠二僧又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抄录了已有的语录?”并由此怀疑“《祖堂集》在禅宗发展史上对禅籍语言到底产生了多大作用?以它为标本,是否能真正代表唐宋禅籍的语言原生态?如何看待比《祖堂集》更广为流行的其他禅籍的语言价值?”这样的疑问促使我们通过比较的方法考察《祖堂集》语言的价值,如果将其跟宋代灯录进行对比研究,就能够看出两种灯录在用词方面的雅俗特点。其他灯录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特点。

【阿那个- 那个】《祖堂集》卷一七《福州西院和尚》:“问:‘此阴已谢,彼阴未生时,其中事如何?’师曰:‘此阴未谢时,阿那个是大德?’对云:‘不会。’”《景德传灯录》卷九《福州大安禅师》和《五灯会元》卷四《黄檗希运禅师》章都作“那个是大德?”按:在表示“哪个”、“哪里”的意思时,《祖堂集》一般都用“阿那个”、“阿那里”。摘引若干例如下:

(27) 夫出家者阿那个不是道人? (卷三《牛头和尚》)

(28) 又问:“阿那个是佛?”师曰:“即心即佛。”(同上《慧忠国师》)

(29) 若欲得似他去,死人一息不来,阿那个人直似这个? (卷八《青林和尚》)

(30) 你道一人不言一人哑,阿那个无舌? (卷九《九峰和尚》)

(31) 宾主二家,阿那个眼目最长? (卷一三《保慈和尚》)

(32) 夹山自问:“此二人道,阿那个最亲?”师云:“一亲一疏。”夹山云:“阿那个是亲?”(卷一五《大梅和尚》)

(33) 有人问曰:“三身中阿那个最尊?”(卷一六《南泉和尚》)

(34) 树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见底心? (卷一八《仰山和尚》)

(35) 祖曰:“生缘在阿那里?”子曰:“自得五阴后忘却也。”(卷三《慧忠国师》)

(36) 洞山问:“阿那里去来?”(卷七《夹山和尚》)

按:“阿”为词头始于两汉,此时“阿”用于人名前。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愈。”《索隐》:“是王之妹母也。”《正义》:“乳母也。”又有“阿兄”、“阿妹”(乐府诗集·为焦仲卿妻作)。又可置于疑问代词前,《乐府诗集·十五从军征》:“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唐五代时“阿”的这种用法进一步扩大,敦煌变文有“阿谁”、“阿你”、“阿那个”、“阿那边”、“阿那里”。《庐山远公话》:“相公问:‘昨夜西院内,阿那个佳(家)人念经之声?’”《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只忧身命片时,阿那里有心语话。”《八相变》:“问:‘太子如今在阿那边?’”唐诗如李白《相逢行》:“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唐五代语录沿袭了这种口语用法。不仅如此,“阿”附加在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之前的用法在《祖堂集》中也很普遍,如卷一六《南泉和尚》:“阿你诸人莫错用心。”卷三《慧忠国师》:“师曰:‘适来意作摩生?’对曰:‘向阿谁说即得?’”卷八《本仁和尚》:“师云:‘教我分咐阿谁得?’”至少可以说,“阿”附加在人称代词前做词头是唐五代的新用法,而且这是典型的口语造词法。

【鸟雀- 雀儿】《祖堂集》卷一五《东寺和尚》:“相公喜而礼拜。更与师到佛殿,见雀儿在佛头上放粪,相公问:‘者个雀儿,还有佛性也无?’”《五灯会元》卷三《东寺如会禅师》:“公见鸟雀于佛头上放粪,乃问:‘鸟雀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公曰:‘为甚么向佛头上放粪?’”“鸟雀”泛指小鸟,见于先秦文献,《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显然《祖堂集》之“雀儿”是口语词,今冀鲁官话、晋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兰银官话方言中小鸟都叫“雀儿”。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卷四:“小鸟皆谓之雀儿,不专指麻雀也。”(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

5404) 青海乐都方言:雀儿叫黄鼠狼抓掉了! 树上有一个雀儿。麻雀叫“麻雀儿”。

【祇对- 道】应答, 对答。《景德传灯录》卷一六《福州雪峰义存禅师》:“师曰:‘径山若问汝:此闲佛法如何? 作么生道?’”《五灯会元》卷七《福州雪峰义存禅师》:“师曰:‘径山若问汝:此闲佛法如何? 作么生祇对?’”按:“祇对”义为应对, 为唐五代俗语词。《祖堂集》卷一一《保福和尚》:“某甲先归山, 山中和尚忽问上座有何摩信, 作摩生祇对?” 卷一九《大随和尚》:“告云:‘还有人医得吾口摩? 有人医得, 出来!’再三征, 无人祇对。”又作“祇遣”。《祖堂集》卷一〇《化度和尚》:“问:‘只如维摩登时, 或有人问, 和尚如何祇遣?’”《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三《鼎州德山文捷禅师》:“善知识无问不从, 无机不应。若不是, 上方也大难祇当。”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前头事须好好祇对 校注:“祇对, 答对。‘祇’为词头。”(黄征、张涌泉 1997: 279) 由此可知唐五代时“祇备”(应付)、“祇承”(承领)、“祇当”(承当)、“祇遣”等词语中的“祇”都是词头, 是俗语词。后代文献中“祇”可作“支”, 如《五灯会元》卷一九《大随元静禅师》:“忽遇杀佛杀祖底来, 又作么生支遣?”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二折:“这壁厢拜了一会, 那壁厢问了一日, 可怎生无一个将咱支对?”

【老儿- 翁翁- 老人】老头, 老人。《嘉泰普灯录》卷七《兜率从悦禅师》:“师食蜜渍荔子次, 素偶过门, 师谓曰:‘此老儿乡果也, 可同饷。’”又卷二八《颂古》:“八十翁翁入场屋, 真诚不是小儿戏。”按:“翁翁”、“老儿”《五灯会元》卷一七《兜率从悦禅师》和卷一九《云居道膺禅师》章皆作“老人”。此处“翁翁”、“老儿”、“老人”同义, 为唐五代俗语。^[13]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有张师雄者, 西京人, 好以甘言悦人, 晚年尤甚, 洛中号曰‘蜜翁翁。’”禅籍中还有“八十翁翁辊绣球”(《法演录》卷下)、“八十翁翁嚼生铁”(《五灯会元》卷一九《护国景元禅师》), 皆指老年人。唐宋时“老儿”指老年人, 唐杜荀鹤《白发吟》:“家山苍翠万余尺, 藜杖楮冠输老儿。”又为父亲的称呼,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今人呼父曰爹, 语人则曰老儿。”“老人”指老年人已见于先秦文献。从构词法来看, “老儿”之“儿”已成词缀。禅籍中一些通过附加词缀构成的新词, 其作为方俗词的标志更为明显, 如: 梨—梨子, 猪—猪子, 茶篮—茶篮子, 方—方子, 狗—狗子, 婆—婆子, 庵—庵子, 床—床子, 镰—镰子, 杖—杖子, 锄—锄头, 拳—拳头, 等等。李如龙(2007)指出“词汇衍生中的新招都是首先在口语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可以肯定以上附加“子”、“头”的词语都是通过口语造词法创造的新词。

以上通过具体例证说明禅籍语言的共时和历时比较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禅宗词义, 把握禅宗语言的性质, 对禅宗文献的整理和禅宗思想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 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 何 蘧 1984 《春渚纪闻》, 北京: 中华书局。
 黄 征 张涌泉 1997 《敦煌变文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雷 音 1991 《禅语辞书类聚·禅林方语》, 京都: 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
 李如龙 2007 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 110- 116 页。
 刘 坚 江蓝生 1997a 《唐五代语言词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 坚 江蓝生 1997b 《宋语言词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3] 按:“翁翁”又指祖父, 唐权德舆《祭孙男法延师文》:“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五月庚申朔十三日壬申, 翁翁婆婆以乳果之奠, 致祭于九岁孙男法延师之灵。”

- 普 济 1984 《五灯会元》, 苏渊雷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34 《大正藏·诸宗部》(四一五), 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孙立新 2004 《陕西方言漫话》,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北京: 中华书局。
禅籍语言研究会 1996 讨论天地“吃沉”条, 《俗语言研究》第 3 期, 174- 176 页。
袁 宾 1987 《禅宗著作词语汇释》,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袁 宾 1992 《禅宗词典》,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俞 樾 2005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北京: 中华书局。
贲 藏 1994 《古尊宿语录》, 萧萐父、吕有祥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翟 灏 1958 《通俗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子开 2001 《〈赵州录〉校记》,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周裕锴 2009 《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雷汉卿, 男, 1962 年生, 青海乐都县人。文学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词汇学、训诂学。

A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Chanzong Vocabulary Comparison

Lei Hanqing

Chinese Folk Culture Institute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Based on examples of Chanzong verbal vocabulary, the article briefly illustrates the value of comparing the Chanzong quotations in four aspects, namely, mistaken words, definition comprehension, new words and definitions, and elegant and appropriate diction. It aims to explain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external causes and the linguistic internal causes of the changes of Chanzong quotat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hanzong documents. This will undoubtedly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on Chanzong quotations.

Keywords mistaken words definition comprehension new words and definitions